

永樂大典

六七

卷〇六八三 王字
卷〇六八三 王字
卷〇六八三 王字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王

王弘

宋書列傳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廢今欲留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亦當無乏

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募比例并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判番假及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閭閻充積而無斁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因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

廉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駐京邑。叔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舉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琊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劉穆之掌閔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還尚書僕射。領選大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閭廄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入桂興澑其

嬖妾殺興江渙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効肅正朝風。棄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間闇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叔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尊嗜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俟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失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

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
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
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勲。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闢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
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
竊財之謂。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
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賴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
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
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弘既
非首謀。第疊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劖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
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伏出入司徒府。擢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
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夫德。咎
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
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謳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
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

空休徵表祥。醴泉毖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
癟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卑凡流。謬逢
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
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
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
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僥
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貌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肆其
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
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零。纏綿庶上。缺皇朝緝
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
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
懷庶幾。今復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彌謗
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光是彭城王義康爲荊
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
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鑒。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

贍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
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
出據列蕃齊兗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
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遷志挾繫
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
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膝君春秋所美楚
出棄疾前史垂誠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庶甸朝政弗及而以庶
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
將軍臣義康微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
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陕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閭階恩踰越俯積素
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弦展季在下減文
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
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亾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
存至公近鑑丹欵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
不慶幸若天眷罔已朕復遲回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與誦或有可擇
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畢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怃然

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寢居垂拱。司契委成。
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
黃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
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
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
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
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
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畱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恩
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總錄百揆。毗贊盛化。忝廁下風。諮詢有所。內朝
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介推遷。覆敗
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疾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成眚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
自固。退不能重重置冰鮮食為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
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克。請
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賓。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
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
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
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四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
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微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奥議。士人
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
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識。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為苦。符伍
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含藏之罪。無以相間。奴客與符伍
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容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
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為符伍。不得不以
相檢焉。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
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闡。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
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
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
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

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秉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有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

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

然後其末可。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以檢小人邪。使受檢於小人邪。士庶天隔。則士無私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責其間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

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
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為美。盜制按
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義咸允。吏
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既許
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
奴不必不賢。今多僉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霑。
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諭。謝殿中謂奴不隨主
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
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
多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
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恃
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
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為紛擾不
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
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
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

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粃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間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隘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間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七人無弘。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馬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克後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當。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

常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
敝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
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
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體骨。上輒優詔
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
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
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
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
夫曇首。抱義秉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
恥既雪。尤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佞性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
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
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蹠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
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
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
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
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並

綱繆先眷契閭也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勲民思茂惠朕薄巡
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
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
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
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
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
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
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
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食邑
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
守虞弟抑光祿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
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
黃門郎臨海王子頃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
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
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贊見劉穆之傳後南
史列傳容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弘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

嘗辱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謹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益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僧達

宋書列傳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

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揚削橋觀鬪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

郡還送故有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獄。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箇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離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畱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光泰晚。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

言世治備辦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得任蕪謬每陳
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
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謡黎氓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
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
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非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
諫況今水顧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
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
謂今之路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
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咎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
與失不賓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
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
惟寄讞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
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廢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弁道
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綱繆數旬之中累
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間而弗驚屢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詰重